

<p>參賽類別</p>	<p><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p>
<p>作品名稱</p>	<p>褻神</p>
<p>「它稱之為真理，不論築成它的是十字架還是八卦，或是哪個語言的經文，而我親眼所見，那曾經跪拜著祈求與平靜的禱告的人，在進行了最極致的褻瀆後能過得多麼幸福；人們究竟為何而堅守不存在的真裡？人們把阿門、阿密陀佛掛在嘴邊，滿嘴教義、真理、經文、咒語，卻從來沒有人細想過這些爛熟於心的內容。」</p> <p>序：聖像</p> <p>攝影棚的白牆如同未書寫的經卷，柔光箱在跨一步就觸手可及的距離將光線散成了臨時的光環。父親說笑容要「穩」，像神父維持著他代表神恩一樣；母親說下巴要「收」，像唱詩前的吸氣準備歌頌祂的恩典。攝影師提醒我們「再靠近一點」，調整著面龐，這應該要是神聖的一幕，虔誠的他與虔誠的她組成了純潔的家庭，他們純潔的孩子必然也是虔誠的，必須也是虔誠的；四張臉被相機的光圈聚攏在了同一個畫面之下，在一起不像一家人，像一張聖像：被要求著合成一體……</p> <p>當攝影師抬起手示意結束後，我側身詢問著弟弟的近況，偷偷的嗅聞著他頸部；橙花、香草與奶香……他什麼時候開始噴香水了？比起教堂裡燒過頭的蠟燭與後台的髮膠與粉餅，比起這些虛偽的東西，那種不喧嘩又單純的香氣讓人一靠近就忘了要防備。</p> <p>第一張預覽在螢幕上顯現了出來。工作人員詢問要不要修掉那些小瑕疵，「更乾淨。」</p> <p>父親點頭、母親點頭、弟弟也點頭。</p> <p>「留著吧，太乾淨會遮住真正的東西」</p> <p>我沒有再解釋。工作人員愣了一秒，微笑著把「瑕疵」改稱為「質感」，父親最後還是要求將這些「質感」給修飾掉，這樣更「完美」。</p> <p>隔日，相框到了，水晶燈的光線把照片表面刷了一層釉彩。父親把相框擺在客廳視線的正中央，母親把花換到更稱色的花器裡</p> <p>「這樣好看嗎？」</p> <p>弟弟在我身邊小聲地詢問我</p> <p>「這很像……很像……以前的我。」</p> <p>弟弟疑惑的看著我，像是不能理解我的回應，是啊……到底是從何時開始的，記憶撥動著心弦卻又有一絲模糊，是他躺在我腿上撒嬌的時候嗎？還是他哭著跑來告訴我他的鉛筆盒被放到了黑板上的時候？或者是更久更久以前？</p> <p>我像小時候一樣用指尖輕輕托起了他的下巴，母親開關門的門鎖聲把衝動按下了停止鍵，他也立刻按住我的手，衝動按下了停止鍵，他也立刻按住我的手。</p>	

「姊……我不是小孩子了，我們都不是了。」
那眼神像是彌撒的執事端著聖杯，小心到近乎溫順卻又不退縮。
「對不起，」
我輕輕的撤回了手，盡可能地放慢呼吸，
「對不起，只是上大學之後就沒有好好的看過你了……」
我轉頭走向了相框，伸手把它的角度調整的有那麼一點點的傾斜，再用鑲著假鑽的項鍊輕輕劃過玻璃表面，光滑的表面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暗處與一絲非常細微的裂痕。

第一幕：裂痕與節拍

三天後，母親的電話打了進來了。她語氣溫柔卻步伐很快
「我今天需要我們去教會做見證」
「你們要互相照顧。」
她在掛電話前照例加上這句，再掛電話前我聽見了他們那邊還在輪播著那誰都會背誦卻沒人細想過的信經。
我望向弟弟，把「神聖的母親大人」說的話原封不動說給一旁的弟弟聽
「互相照顧，也可以解成互相看守、監視。」
我補充了一句，而他笑了一下，彼此對視，心領神會，就像小時候一樣。

端詳照片裡那四張臉。那晚攝影棚裡的光線把我們縫合進了同一張照片上，像一張被要求合一的聖像；而在家裡，父母會在經過時不自覺點一次頭，像向一種對完美的行禮。我忽然想起那晚靠近弟弟時，頸側那很輕的香氣，那味道和這個客廳的氣味完全不同；這裡有蠟、粉、拋光的木頭、清潔劑不自然的花香，這些虛偽的味道交雜再一起粉飾著這無聊的空間，與純真的他在這個空間中對坐。

「跟我出去一趟。」
我對弟弟說。
「去哪裡？」
「舊社區。有人把我們家的姓氏寫在上面。」
他皺起眉頭看著我
「這聽起來很奇怪。」
「奇怪就在它很誠實。」
我邊說著邊拉上了他的手有點強硬的讓她起身。

手握著方向盤，沿著熟悉的道路前進，熟悉的景色與每一個路口在前擋風玻璃遞進，像那幼時美日唱誦的聖歌本，每首都能跟著唱，卻沒人記得這些歌曲是為什麼被寫下的，每當紅燈，都從照鏡偷瞄著後座身姿端正的他；舊社區的街口有家小教會，白牆上剝落的漆像被遺棄的偽經的舊頁角；門沒關嚴，裡頭傳出調音的聲音。另一邊是熟悉的巷弄，巷弄兩側的牆上滿是文字、塗鴉與街頭藝術的產物；我們走進了巷子再混亂的牆上很快地找

到了我們要找的部分，灰舊的水泥上，用藍色油漆寫著我們的姓氏，當年沒有藝術細胞的我讓筆畫顯得有點歪；字旁邊畫了一隻眼睛，線條簡單，卻把監視的意思畫得很明白。牆面上方的電線把這個姓氏吊死在空中示眾。

弟弟看著那個眼睛，沉默了很久。

「你覺得是誰畫的？」

他終於開口了，像是在考試答題前詢問已經知道答案的自己，

「任何需要看見，但卻不被允許去看的人。」

「或者是牆自己畫的。」

他看我一眼，像要分辨我是在諷刺還是實話。

我把指尖貼在牆的粗糙上，灰從指腹掉下來。

「相框裡那張照片，像是教會裡聖像的一樣，連瑕疵都會被修成『質感』，最後連『質感』也要被修掉。」

說完我看著黏在我手上的牆灰吹了一口氣

「因為那樣比較完美？」

弟弟苦笑著盯著那隻眼睛邊回應著我。

「完美只是個維持他們面子的可笑說法，讓他們自以為多虔誠。」

我轉頭看向他微微歪頭，單手插腰站起了三七步。

「要不你陪我一起？從今天起，我們不要再念信經，更不要管別人替我們定好的信仰。」

他低頭看自己的鞋尖，又抬頭看我。

「要怎麼做？」

「很簡單，在這裡告訴我『你看見的』，而不是『應該說的』；在這裡試試看吧。」

他想了一下

「那我試試？」

我等待了他幾秒，他輕輕吸氣像是在準備了什麼。

「我看見」

他停頓了幾秒

「我看見你把相框弄斜了，還用項鍊劃了一下！」

他稍微大聲的對我說。

「換你了。」

他邊說邊轉頭看向我。

我默默地走到了街道的外側，弟弟轉過身來看著我

「我看見你沒有在長大。」

我說著，左手按在了弟弟左肩後的牆上，右手放在腰間

「還有，我看見你沒有再躲。」

稍微抬起頭把鼻尖湊近了他的頸部貪婪地捕捉他的味道。

「如果你想躲，這裡可以逃跑。」

我抬起右手攤開了手掌示意，風從巷口穿了過來，像誰輕聲地禱告。

巷口傳來教會的琴音，彈錯一個音，立刻又找回來。我們同時抬頭，維持在這個尷尬的姿勢。

「錯拍了。」

他笑了一下對著我說，似乎是想趁這時候化解尷尬。

「會對上的，但拍子對上之前，要先承認沒有對上。」

我用右手輕輕地托起他的下巴，盯著他試探著他的眼神給予拒絕還是同意，我聽到了他緊張的吞口水的聲音，但還沒等我從他的面孔看出更多線索，他的口袋裡傳來了鈴聲，他慌忙地拿起手機。

「晚上教會的電視台要來採訪我們，你們現在先準備一下，家裡要打掃乾淨。」

那距離足夠近，近到我能話筒那頭的句子一結束隨後電話馬上斷開的嘟嘟聲；連一個問候都沒有，這真的很「父親」

他把手機放回了口袋，像把一本不該在這裡打開的經文先合上。

「等等你座副駕吧，看看這四年這城市變了多少。」

停止了自己的強人所難，招呼他離開。

回程的路上，轉彎時我的方向燈打得很早，像在給後方的人多幾秒鐘的準備。車窗上映出他的側臉，我聞的到他頸側那一點橙花和奶香。

「等等在家裡如果他們要我們『見證』什麼，我們就只說我們看見了什麼。」

「那你會說什麼？」

「我會說我看見一張照片把一家人縫在一起，我看見它被放在客廳正中央，我看見它其實比較像是讓人窒息的水牢。」

我把車窗降下一點，讓風進來。剛經過的小教會在後照鏡裡越縮越小，鐘聲落下一下，輕得像是窗上的風鈴被遲來的風吹響。

「今天之後，我們一起停止祈禱。」

他在我身側點了點頭。

第二幕：見證與傾倒

門鈴在傍晚被按響了三次，父親先一步去開門，像主禮者在進堂曲響起前把祭壇布展好。兩名攝影師抬著腳架進來，紅色錄影指示燈還沒亮，卻像一顆尚未祝聖的燭火，輕輕逼近客廳中央。

「等等照著稿走。」

父親把幾張列印好的講稿遞給我與他，字體是大一號的宋體，行距跟字體大到像是我們是瞎子。

「先謝恩，再談家庭價值，最後表達對社會的回饋，簡短有力。」

我沒有翻開稿子，弟弟看見我放下了稿子也跟著放下了。

「笑容要穩。」

父親在一旁補充，像把一條經文釘在我們的聲帶上。

燈架被架好，領夾麥被工作人員別在我衣領上，金屬夾輕輕咬住布料。測試聲在喉頭震了一下，我看向身後，玻璃上那道極細的劃痕沒有消失，只是被金色的反光吞進去一半；它不露頭，卻也不肯完全躲好，像在提醒我它是被怎麼創造的。

「等一下先拍『家常互動』。」

「再請兩位簡短分享『見證』。」

主持人沒有意識到歪掉的相框，繼續說著等等的步驟。

「家常互動」我把這四個字在心裡逐字拆開，像把一顆過甜的糖分次融掉，然後背藏在裡面的刀片割開自己的口腔、食道然後刺入心扉。

我偏頭看弟弟，低聲說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的嗎？」

他乖巧地對我點了點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此刻他的眼神像一頭被馴化的貓咪。

「不舒服就抬左手。」

他又點了點頭，感覺的到他的呼吸正在慢慢放緩。

紅燈亮了，客廳像一座禮拜堂，所有的物件各就各位：水晶燈像無人看守的星辰，花器像一本被擺正的聖經，相框居中，像教堂面對著信徒的十字架。

「請分享你們的見證。」

主持人開場，聲音熟練而自然但又帶著某種疲勞，彷彿他已經經歷過太多千篇一律的鏡頭與相似的話語。

我先把客套話說完，像先打開窗讓遲來的風能找的到風鈴；

風鈴的聲響會打斷一成不變的聖堂。

「感謝大家關心，也謝謝一路同行的教友。」

父親在鏡頭外輕點頭，對目前為止表示滿意

我接著把聲音放平；

「我看見一張照片把一家人縫在一面玻璃裡；它很純潔，純潔到看不到表情。我也看見，有些話在婚禮上被說成『盟約』，卻又在別人的家把婚戒藏了起來，直到回到家才戴上，卻又將他轉到了掌心，彷彿在害怕它反光。」

空氣被這段話輕輕擰了一下；主持人的表情凝固的恰到好處。

父親把手上的稿子往上推了推，用手勢試圖讓我回歸正軌。

「弟弟呢？」

主持人轉向他，掐斷了我繼續我的「見證」。

弟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鏡頭，不知道是在猶豫還是在平復自己的呼吸。

「我看見姊姊把相框調斜了一點；我也看見，從那個角度開始，那才是這個家的樣子……」

他停了半拍，像是在思索著自己「見證」了什麼。

「我還看見，我們的見證都是我們親眼所見」

隨後幾秒的停頓，主持人要求攝影師轉換鏡位，並要求我們站在相框的兩側我順勢把它再調斜一點，弟弟默契地把手指搭在框下緣穩住它，像在祭台旁扶住一盞要被風碰到的燭火。父親在外人面前那很「穩」的笑容緊了下，但沒有制止。

「最後一個問題」

「在你們家最偉大的力量是什麼？」

父親在鏡頭外翻出稿子指著愛，母親的雙眼盯著我們，如同往常一樣「冰冷」又「慈祥」。

「這裡有很特別的愛，像我弟弟小時候總是穿著長袖，而且很常在家裡『跌倒』，我見證了愛的力量。」

邊說著我伸手握住了弟弟扶著相框的前臂，防止這些話刺痛到它無法繼續我們的「見證」。

母親的笑紋沒有動，指腹在桌角慢慢摩了一圈；弟弟的喉結抖了一下，視線短暫地落在了握著他手臂的手。

「卡！」

主持人做出節目收束弧線：「謝謝你們，真的……很特別。」

紅燈熄滅。麥克被解開，金屬在衣服的邊緣的重量被卸下。母親停在了原地一片寂靜；父親把稿子疊好，笑容與鏡頭前無異。

攝影師收拾著器材。主持人靠過來壓低聲音

「剛才那個『我看見』，節目能留嗎？」

「隨便你們。」

我隨意的回答，彷彿剛剛什麼都沒發生。

「『回』我房間吧……」

我拉上的弟弟的手，他沒有任何抵抗，餘光撇見他的眼角泛淚。

第三幕：母「愛」與倒十字

門在我身後輕輕闔上並鎖上，把外面的燈光與稿本留在客廳。房裡只剩空調的微聲與窗戶透進來的月光，落在書桌邊的小鏡子上；鏡框角落有一道幾乎看不見的髒污，像一節藏在頁邊的註腳。

「坐吧。」

我指了指床邊。

他照做，手指扣著膝蓋，肩胛骨在襯衫下起伏，像一行還沒抄完的經文。

「剛才在鏡頭前……你有沒有想……抬左手？」

我遲疑地問了問他

他點頭後又立刻搖頭

「我怕你難堪。」

「如果你抬，我就會停。」

我把一疊衛生紙推到他面前

「現在也行，任何時候都一樣。」

他捏著那張紙，視線落在自己的袖口，好像那裡仍有一個被要求用袖子蓋住的傷口。

「我在這裡，哭不出來的話，我可以幫你。」

我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確認他沒有拒絕。

「我看見……你在夏天也穿長袖。」

「我看見……你每次被問起，都是同一個答案，我自己不小心的。」

「我看見……你很乖，乖到連痛都不敢說。」

「我看見……你想要一個正常的媽。」

說到這裡，他整個人往前折了一下。不是大聲的哭，是被壓得很細、像是玻璃的裂縫後面滲出來。指節在額頭上發白，呼吸失了拍一樣。

我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像小時候一樣，等著他一點一點地躺上來；

不過他沒有如同我的預期一樣，而是整個身體依靠了上來，正面面對著我，他的身高比我高了一些，但還是傾斜著身體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想要一個正常的母親嗎？」

我的左手輕輕摸著他的頭，右手輕輕地勾住他有點寬大的肩膀，等待他的回應，那個回應理所當然。

在他點頭之後我也給出了我的請求。

「我能做你的下一個母親」

他的哭聲停了下來，我能從與他接觸的身體感覺到他的遲疑。

「不是巴掌、不是羞辱、也不是棍子，而是像現在這樣會先聽你把你的難受說完。從今晚開始，只要你想停下來就舉起左手的那種，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試試。」

他沒有回答，也沒有躲避，緊緊自己安放在我的胸前。橙花與奶香從鎖骨邊邊蔓延開來，我聽得清他胸腔裡的呼吸，氣若游絲，感覺的到他的側臉輕輕地靠在我的乳房上。

「……媽。」

他很輕地叫著，沒有任何遲疑。像把一個遲到多年的稱呼，終於放回原位。「好，我在，乖。」

我輕輕地把嘴巴靠到了他的耳邊。

「約法三章，我不會罵你、打你，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舉起左手我就會停。」

我把下巴輕碰他的髮旋，算是諮詢同意；有一種詭異的衝動，無數次在我沒有他的時候心中盤旋的想法可能在這裡能夠實現。

「那能讓我先執行一點母親的職責嗎？點頭搖頭就好。」

他的頭髮摩擦著我的鎖骨，能感覺到他算是在點頭。

我拉下了連身裙和內衣的肩帶，露出了右側的乳房觸碰著他的面龐。

反十字的吊墜自然的貼著肌膚垂下，昭示著撒旦的呼喚貼在了他的頸部。

「給孩子餵奶是母親的責任吧？」

低頭，看見了他遲疑甚至略帶點驚恐的表情。

「你不需要嗎？還是太突然？」

我決定稍作引導，手指輕輕勾了一下他的嘴唇

「你們都不可親近骨肉之親，露他們的下體，我是耶和華。」

他唸誦著聖經的內容，但我看見了他的信仰被劃出了一裂痕，這條裂痕可以輕易擴大。

「這不是下體，這只是做為母親的責任，而且，你想想門外的那兩個人；聖經沒有給你一對正常的父母，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正常的童年，你真的覺得那個女人不知道他的丈夫總是在下班後摘下婚戒拈花惹草嗎？」

我邊拍著他的背，倒十字隨著身體些微擺動，另一隻手邊放在他的後腦引導著他的嘴唇一點點的移動到他該在的位置。

「恩……」

我感覺到一陣濕滑與刺激，但幾秒之後他就把左手抬了起來

「對不起……我需要一點時間」

他的眼神迴避著我的視線。

「乖，不用說對不起，我說過只要想要停下來就抬起你的左手」

輕輕的把內衣肩帶拉回了肩膀上。

「只要你抬起左手，我就會停止，規則就是那麼簡單。」

我把手指放到他的鼻尖輕輕點了一下，看著他泛紅的臉頰……

「看來我看錯了，你真的長大了，至少感受的到害羞跟羞恥了。」

「想要什麼都可以跟我說，不論作為你的媽媽或姊姊，想要停下來，只需要像今天這樣抬起左手就好，忙了一天也累了吧，今晚睡這裡吧。」

指尖滑過懷裡的大男孩的髮根從他後頸延伸到下巴把他拖到枕頭上。

「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們還要面對很多事呢。」

我的手機再開始錄影前就已經關機了，明天還得面對訊息中的每一句話，而他的確也像是一個聽話的孩子一樣閉上眼睛。

「屬於我們的新約才剛開始，還有很多章節要寫。」

第四幕：謊言與暗號

早上的餐桌上，他們向主禱告，我用食指托回了弟弟的下巴，穿戴式甲片割斷了他的禱告。

「看我就好。」

聲音被我收回咽喉，用嘴形提醒著他我們停止禱告的約定；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頭，但他雖然點著頭，眼神卻還是一直飄向剛結束禱告皮笑肉不笑的那一對男女，視線仍被那女人的笑紋牽著走。

女人的指尖在桌面刮出難聽的聲音，就像想要抹除昨天不符合她想看到的章節。

「晚上要去教會補錄『澄清』，說法統一，別讓人誤會。」

男人的表情一如寄望的「穩」，勝似昨天什麼都沒有被揭穿一樣。

「等等我開車載你出去一趟。」

我看著一邊的男孩說著

「你不是要上班嗎？」

男孩有些緊張的看著我，

我用左手在他的下巴邊輕輕搔一下，小聲地說出了我們的暗號。

「我在。」

「公司最近有幾個人離職了我幫你問問看有沒有位子，順便讓你去給人資看一下。」

隨後用正常的音量的話語蓋過。

拿出手機在瀏覽器的搜尋欄上打上「我不會把你一個人丟在這裡」。

把螢幕湊到了他的面前。

「我幫你問了校色員的面試這是資料你看一下。」

他對我點了點頭，隨後用手指輕輕的勾了一下我的衣角。

按下了汽車的啟動鍵，安全帶同時在兩人的胸前扣上，像把昨晚小小祕密扣好，我將一邊的耳機分給他；手機上的時鐘前進了一分鐘，輕踩油門，擋風玻璃配合歌聲如同撥放一首進入前奏的MV，指尖在方向盤上敲起了節奏，他也默契地跟上，但他在幾個小節後節奏變得快了些；我沒有糾正他的錯拍，只是把呼吸往往他的速度靠近。

副歌進來，是一首不需要記名字的情歌。歌詞在鼓膜鋪成柔軟的地毯。

「歌詞裡都是一些漂亮話，但我不會對你說謊。」

他點頭，把視線從手機訊息拉回車窗，額側在玻璃倒影裡淡了一度。

紅燈前，我伸手把他耳邊那一小段線理順，像把譜上的折角攤平。

「你只要說『你想說的』做『你想做的』。不舒服、感到害怕、或者想要離開就把左手就抬起來，我就會帶你走；晚上也是，如果你不想去，我們可以去。」

他沉默一拍，像在奏一個規矩的休止符。

我把聲音放輕繼續說道

「相信我。不是因為我是我，而是因為我永遠會對你誠實。我只是在說真話，而別人全在說謊。」

「我在。」

兩刷在乾淨的玻璃上劃過一下，沒有水，卻像把多餘的雜念掃走。

我把方向盤往右帶開進了公司的地下停車位

「今天提早了不少。」

「把音樂停掉吧。」

我的聲音遲疑了幾拍

他伸手把正在撥放的曲子停了下來，只留我們的呼吸在車廂裡對著節拍。

「我在。」

我補上一句話，不需要他的任何回應。

他沒有回答，只把耳機線攏得更近一些。像把一條細白的線系在我們之間。

我輕輕的解開了扣子拉下了右側內衣的肩帶。

「不想要的話，舉左手。」

盡可能地讓自己的語氣輕描淡寫，但還是殘留了一絲要求的意味。

「鳴……」

腺體受到了一絲壓迫，潮溼又柔軟的感覺與牙齒的觸感輪流蔓延開來，我用左手輕輕地摀住了自己的嘴巴，右手輕撫著他的頭，防止聲音從這隔音糟糕透頂的車殼擴散出去。我能從後照鏡裡看到倒十字輕輕地落在他誘人的後頸。

電梯升上來，鏡面把我們壓成同一個平面。我在鏡子裡對他點頭。

「我在。」

他沒有開口，只把左手在身側抬了抬像演練一樣，並用右手抓住了我的手，十指緊扣。前台小敏看見我們，視線在我們之間停了一秒，像在讀一張沒有標題的照片。

「早。」

小敏邊道早安邊把訪客證遞給了弟弟

「陳姊帶來面試的嗎？可以先去茶水間等一下喔。」

小敏邊說著邊低頭處理這其他事情

「先去茶水間，有事打給我。。」

他要離開我身邊前，我用指尖勾了一下他的手背。

「我在。」

這句話就像魔法一樣，我能聽到他的呼吸平穩了下來。

攝影組的阿晉相機背帶還掛在肩上從門外走了進來。

「帶粉絲來上班啊？」

語氣中明顯帶著戲謔。

「來面試校色員。」

我瞪了他一眼，把語氣和眼神都壓的凜一些。

阿晉「喔」了一聲，視線落在弟弟的身上，好像要說什麼，終究只是走向了辦公室。

我回到崗位上。螢幕的白光落在鍵帽上撒了一層薄霜。

訊息隔著手機的鎖定畫面接連跳出。

「七點教會補錄澄清」

「說法先過稿」

設計師米婭端著一杯咖啡經過身側，馬克杯上寫著「Blessed」

「你弟在茶水間很安靜，看起來很緊張，人資要我來跟你說老闆要跟他聊聊，可能要久一點。」

米婭站在身側停了下來。

「他看你的眼神很專心。」

「我知道。」

回應完我愣了一下，停頓了一秒後轉移話題。

「你看這個專案，昨天客戶說版頭想要更乾淨一點，然後這個口白要接動畫，這邊的字幕

可以麻煩你嗎。」

「恩，今天應該弄得完」

米婭盯著我，話與停頓了一下。

「緊張什麼，弟弟依賴姊姊很正常吧」

「恩……去確認需求，我應該都批註完了，自己去看一下。」

我沒有想在繼續跟她聊下去，揮手讓她離開。

「昨晚那段不要放大痾……應該是說不要特寫……客戶說這邊太PR臉了。」

身邊傳來了其他人討論工作的聲音，混成一團。

我拿出了手機無視了通訊軟體中亮著訊息燈的那一對男女的頭像，視線對焦再了他的訊息頁面。

「我在」

食指輕點發送鍵，他回傳了一個OK的可愛表情符號

「記得，有人讓你不舒服就傳『左手』」

「好，人資說兩點半細聊；在2B會議室」

大致完成了工作後輕輕地把腰靠再了椅背上，準備稍微小作偷懶等待消息。

不久後手機傳來了震響。

「結束了，狀況都還好。」

「人資跟老闆說等一下直接簽約，下禮拜依開始算試用期，等等結束我去找你」

看著傳來的訊息，在螢幕前托著下巴

「等等我下班我們先去巷子裡一趟」

訊息發出後呆呆地看著螢幕，用人工甲片敲了敲保護貼

「我們去把那個眼睛畫完」

抬眼，發現櫃子上的擴香瓶已經見底，順手把新擴香瓶放上，木蘭的香味縈繞在身側，有一點太過濃烈。

他一樣的坐在副駕駛，一樣的帶著一邊的耳機，初秋的太陽在此時已經開始變得柔和，溫暖的金黃色從擋風玻璃灑進了車內

「那『澄清』怎麼辦？」

右耳的音樂還在繼續，他的聲音在車內繞了一圈才進到了空間的左耳。

「你想去嗎？」

紅燈正好亮起，我邊說著邊伸出右手，中指的指腹輕輕的從上而下撫過了他的後腦勺。

「我不想去，我說過我不會對你說謊。」

語畢紅燈還有幾秒，我轉身摟住他的頭，嘴唇短暫的在他的額頭停留了一秒。

「我也不想。」

他猶豫了幾秒給了我答案。

綠燈，我放開煞車踩下油門，將方向盤打向右邊。

「等等畫完，附近有間便宜的商旅。」

「我們先回去拿東西。」

當這句話從我的聲帶中吐出，車內陷入了一陣寂靜，他很緊張，畢竟在以前我們要是做這樣的事情迎接我們的是什麼我們自己都清楚。

謝幕：倒五芒星

鑰匙擰開了大門，裡面沒有人，看來那個女人跟男人都先去教堂了；我先是走到畫前，伸手按住了那個曾經被我劃出來的裂紋，裂紋從右下角蔓延開來，最大條的裂縫剛好分割了那對男女與那對姊弟，弟弟在旁邊默不作聲。隨後我們各自走向了各自的房間，整理了過夜需要的東西，看見了抽屜裡那盒因為好奇買來卻始終沒拆的褻瀆之物。它違反了主的神性，干涉了主賦予我們的自然能力，它使我們辜負了主對我們最偉大設計，它違背了主要給我們生生不息的祝福；但我沒有移開視線，只是確認它還沒過期，將它靜靜放進包裡。

「姊，你為甚麼你要戴著聖彼德十字還要把它畫在牆上啊？」

他端坐在床上疑惑的盯著我，雙手放到身後看起來很放鬆。

「叫媽。」

我出聲糾正他的錯誤稱呼。

「你不知道倒十字的意思嗎？那算是一個好笑的誤會，總之他現在跟倒五芒星是一個意思了。」

我邊說著邊從正面靠近他。

面對著他坐在了他的雙腿上，這樣剛好可以讓我的眼睛和他的眼睛對上。

「不舒服就舉左手。」

我把嘴唇往他的耳朵靠了上去，舌尖輕輕地滑過他的耳垂。

我能清楚地聽到他的呻吟，慢慢地將舌尖往耳窩中心靠近，沿著輪廓畫了一個圓，又沿著他輕微的掙扎勾勒出了倒五芒星……

有信仰者會斥責我們的褻瀆並慶幸於我們至少沒有玷汙祂賦予我們的神聖構造，無信仰者會斥責我們的不理智，斥責對可能的生命不負責任。它靜靜地放在了包包裡，包裝依然一塵不染，落滿灰塵的封膜上的膠帶還保持著黏性，被關機的兩支手機靜靜地躺在了商旅的桌上，從螢幕的寂靜就能看到那對男女無聲的憤怒。

「我不會對你說謊，我從很早很早之前就想這麼做了。」

一個晚上可以很短，短到一不留神就離去。

一個晚上也可以很長，長到像是明天就會世界會滅，長到像是一輩子。

但世界並不會真的毀滅，我們的未來也沒有多未知，就是繼續著母子心理遊戲，讓他從現在的欲拒還迎慢慢地被吞沒。

「不喜歡嗎？」

托起了他的下巴盯著還在掙扎的他，明知故問。

他的呻吟聲與求饒的聲音彷彿幼犬的嗚咽聲一樣，但他始終沒有抬起左手，而我也沒有控制住他的左手。

那盒褻瀆的東西沒有被用上，但我找到了對我來說更快樂的方式，檢察官理應說我們無法被起訴亂倫罪，畢竟在這個支配關係裡不需要誰去觸碰誰的性器，有信仰的人理應會說我們沒有接露彼此下體，不會被神明懲罰；而我們也在這個規則下達成屬於我們自己的快樂，支配構建快樂，快樂疊出幸福；但他們不這樣覺得，他們道貌岸然的彷彿只要符合某個標準就脫離了原罪一樣，彷彿罪惡跟善良可以被綁定，卻又在我們因為彼此的需求而恰巧避開這樣的標準後頭來審視的目光。

「想要繼續嗎？」

人工甲片在他的腹部上畫著圓圈，牙齒輕輕地刮過他帶著芳香的手腕，指尖在羊皮紙上為新約的第一章畫下句號，他的肯定聲彷彿幼犬用嚶叫留住照顧者一樣，而他不會選擇抬起左手，而我也會去控制住他的左手。

我們的關係於須跪拜與祈求，支配的基底是平等，誕生於注視與回應，沒有經書、沒有稱呼、沒有傳統，但卻依著彼此的承諾無限的燃燒。遠比那雋刻在石碑上的戒律還有沒有被書本清楚描繪出的神明更有意義，只要他不抬起左手，我就是他的上帝。

……本篇內容由現實故事改編，父母自殺後他們過得很幸福。